

话说世界战争

HUA SHUO SHIJIE ZHANZHENG



ISBN 978-7-80696-359-7



9 787806 963597 >

定价: 1680.00元

话说世界战争

第四卷

天津古籍出版社



第五章 “铁血革命”与普法战争

“铁血宰相”俾斯麦

19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法国已是非常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德意志却还是个很落后的封建国家。

为什么会落后呢？德意志各阶层的人们心里都清楚，那就是：国家四分五裂不统一。从很早以前开始，德意志就处于这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有时竟达到一个国家里面有几百个小邦国。受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这种局面稍稍好了一点，但从1815年以后，德意志境内依然同时并存着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它们表面上组成了以奥地利帝国为主席的德意志邦联，实际上每个邦国都保持完全的主权，各有各的政府、议会和军队。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的发展。

人们多么渴望德意志早一天统一啊！这时，全欧洲形成了革命、改革、统一的滚滚浪潮，这股潮流感染着德意志人，他们看到了国家统一的曙光。

德意志有两个大邦最为突出，一个是奥地利，一个是普鲁士。奥地利统治者反动腐朽，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重重，人们对它早已失去了信心；相反，普鲁士则经济发达，军力强盛，充满着活力。于是，不论封建贵族还是资产阶级，都指望通过普鲁士来统一德意志。

可是，在统一的方式上，大家都各说各的，不能统一。

“我看，应该通过议会改革和平统一”。

“我以为，最好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共同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大业。”

普鲁士议会大厅里，整天都在争论着普鲁士如何统一德意志的问题。

“唉！”这天，刚刚退出议会大厅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重重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

“这帮议员们个个能说会道，都会纸上谈兵，却没有一个能真正辅佐我完成统一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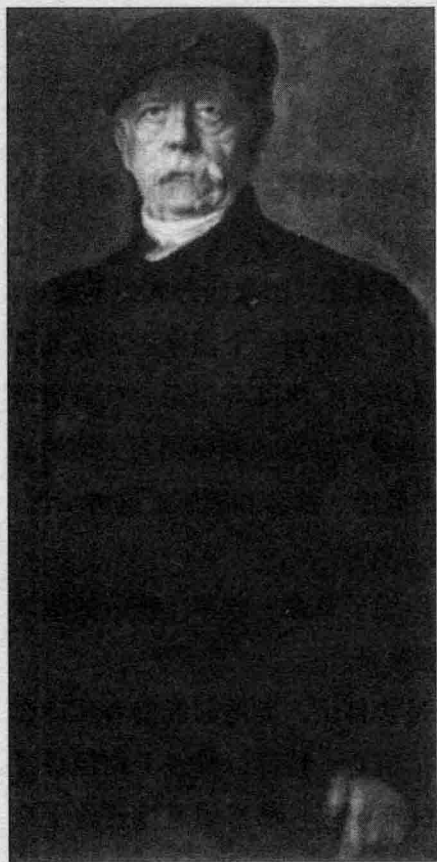
“陛下”，见威廉一世眉头紧锁，手下一名官员上前说道，“我向您推荐一人，此人名





叫俾斯麦，遇事果敢坚决，头脑冷静清醒，陛下不妨见他一面。”

于是，1862年9月的一天，俾斯麦被带到了普王的面前。在见面之前，威廉一世已经了解到了俾斯麦的许多情况，知道他从小就拥护君主主义，每逢节日，总要到那些披甲戴盔的祖宗画像前，聆听家人讲述家谱。1848年革命期间，曾在自己领地组织军队，准备援救国王，所以对他很感兴趣。还听说此人好勇斗狠，大学的时候曾和19个人进行过决斗。因此对俾斯麦这个人更加感到好奇。



俾斯麦认为要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最好的方法就是和普鲁士在欧洲的主要对手法国交战。1870年初，俾斯麦在普鲁士和法国之间制造了一场政治危机，导致普法战争爆发。图为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

此时，威廉一世不禁抬头仔细端详起俾斯麦来。只见俾斯麦正当中年，身材挺拔，高高的前额显出无穷的智慧，修理整齐的八字胡透露出主人的刚毅。

“嗯，不错！”威廉一世暗叹道，接着问俾斯麦，“你怎么看待资产阶级及自由派们‘宪法统一’的主张？”

“陛下，您能骑一匹瘦弱不堪的马跳过壕沟吗？”俾斯麦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讽刺实力微弱的资产阶级不能担起统一的大任。

“说得好！”威廉一世赞道，“这也是我的看法，依你之见，只有诉诸武力这一条途径？”

俾斯麦郑重地点了点头。

威廉接着问：“不管大多数反对你，你准备把你的主张坚持下去吗？”

俾斯麦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

“好！”威廉高兴地说：“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朕将任命你为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朕对你的一片厚望！”

俾斯麦很快就用行动证明他确实不负厚望。

那是他走马上任不久后的一天，普鲁士议会大厅里又开始了周而复始的议论声。早就对这无休无止、叽叽喳喳的谈话深怀不满的俾斯麦，突然从座位“霍”地站起，用深邃的眼神冷冷环顾四周，然后

高声对议员们发表演说：

“诸位，现在不是吵吵闹闹的时候。德意志的未来在于它的强权和实力。当前重大问





题的解决，不是靠演讲和众多的议决，而是靠铁和血！”

“铁和血？那不意味着战争吗？”议员们又开始议论起来。

“对！是战争！”俾斯麦果断地说，接着又用傲慢的口吻质问道，“你们难道有比战争更好的办法吗？！”



6月14日联邦议会表决后，战争开始。普鲁士利用同意大利的结盟，将部分奥军引到南部战场。在南部意军失利的同时，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在短时间内控制了整个北德意志。7月3日，29.1万普军与23.8万奥军在萨多瓦展开决战，普军击败奥军主力并逼进维也纳。图为战争胜利后普军向俾斯麦首相欢呼的情景。

许多议员被这一问问愣住了，稍顷，他们又为俾斯麦傲慢的神态所激怒，于是有人起来抗议：

“首相阁下，你就职才一星期。想必还不太了解我们议会的权力吧！如果政府方面再次要求增加军事预算，议会将再度否决！要是您一意孤行，那么议会有权罢免您！”

“议会？哈哈。”俾斯麦冷笑两声，“议会罢免我？议员先生，您以为我们这里是英国？！别做梦了！在普鲁士，我们这些大臣是国王的奴仆，而不是你们的奴仆。我将坚决奉行铁血政策，并将不顾议会的议决而进行军事改革！”

俾斯麦说一不二，不久就一脚踢开了议会，加紧扩军备战，准备用武力来统一德意志。

从此，人们就称他为“铁血宰相”。





“铁血宰相”的“铁血政策”实行起来却相当困难。在内阁各部里，除陆军部长卢昂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地主保守派骂他是个“赌徒”，拿德意志的命运当儿戏；资产阶级自由派则把他咒为“魔鬼的化身”，“固执的容克（普鲁土地主）”。奥地利对此更是惊恐万状，咬牙切齿；英、俄、法等欧洲大国也发出了阵阵警告……

面对这种局势，普王威廉也害怕了。一天，他对俾斯麦说：

“反对你的人正站在我的窗子底下，将来他们会杀你的头，然后，再杀我的头。”

“陛下，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俾斯麦以此劝说普王，勉励自己。

为了推行铁血政策，俾斯麦在三条战线上不懈地奋斗着，将统一战争不断引向胜利。

对普鲁士资产阶级，他软硬兼施，又打又拉，最后使他们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之中，为铁血政策的顺利推行消除了内部的牵制力量。

接着，他便开始大动干戈了。

从哪儿下手呢？是先攻普鲁士的宿敌奥地利吗？“不，这不是上策，”俾斯麦暗忖道，“我何不先借刀杀人，联合奥地利攻打丹麦，待丹麦得手之后，再来给奥地利反戈一击呢？对，就这么办！”

野心勃勃的俾斯麦便开始拉拢奥地利向丹麦开战。奥地利之所以愿意和普鲁士结盟，是有原因的。原来。几年前，丹麦曾吞并了德意志联邦的一个成员国霍尔斯坦因；1863年底，它又吞并了联邦的另一个成员国石勒苏益格。于是，1864年2月，普奥很快便结盟，共同对付丹麦。丹麦哪里抵得住两个强国的攻势？很快便一败涂地。结果，普鲁士获得了石勒苏益格，霍尔斯坦因则归了奥地利。

奥皇在为刚刚获得的一个小公国沾沾自喜的时候，压根儿也没想到丹麦战争竟会使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紧接着，俾斯麦掉转枪口，将准星瞄准了奥地利。

俾斯麦深知奥地利实力雄厚，于是决定故伎重演，联合奥地利在南边的敌人意大利，同时用花言巧言笼络住法皇拿破仑三世让他不至从中作梗。一切准备就序之后，1866年，对奥地利战争开始了。

此时，奥军参战的兵力有28万人，而普军只有25万，但是，普鲁士军队的装备却比奥军好得多，他们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从后膛装弹的指针击发枪。所以，一开战，普军便节节胜利。

7月3日，普奥双方的决战在捷克的萨多瓦村展开了。“只准胜，不准败！”战前，俾斯麦告诫将士们。他自己呢，则带着毒药上了战场，准备以死相拼，如果失败便吞药自尽。结果，普军大获全胜。

十天后，普军逼近奥地利都城维也纳。这时候，俾斯麦只说了一个字：“撤！”

众人百思不得其解，眼看到手的肥肉，为何弃之不食呢？其实，这是俾斯麦深思熟





1870年8月20日，萨尔布吕肯战役打响，揭开了普法战争的序幕。图为一名战死在疆场的普鲁士骑兵，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坐骑忠实地守护在主人身边。武器的改进使杀人变得更加容易。

虑而作出的决定。他知道，一旦把奥地利彻底打垮兼并以后，到手的将不是诱人的肥肉而是无穷的隐患；而且，这样做，还可能引起法皇拿破仑三世的干涉。那样，势必会影响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

尽管没有攻占奥地利京城，但普鲁士从奥地利仍获得了不少好处。根据和约，奥地利将四个邦国和一个自由市并入了普鲁士版图，并宣布退出德意志联邦。

第二年，整个德意志北部都统一在普鲁士的版图之内。

“下一个目标，该是法国了！”俾斯麦对德意志的统一充满着信心。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1780年，普鲁士一个中级军官家里降生了一个军事奇才。他就是《战争论》的作者、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从小就在军人圈中长大，12岁那年，父亲提出来要把他送到军队中去，母亲舍不得自己的小儿子那么小就去过的艰苦的军旅生活。可是，克劳塞维茨却连一滴眼泪都没流，就吻别了母亲，到部队当了一名撑旗兵。

要知道，他可是那支军队中最年少的一个士兵啊！





7月3日的决战中，由于装备了先进的速射德利式撞针枪，普鲁士步兵在尼格雷茨之战中打败了冲锋陷阵的奥地利骑兵。

一天，克劳塞维茨所在的部队正拉着长长的纵队向法军占领地进击，突然一阵枪炮声，军队的前卫遭到了法军的攻击，初次作战的小克劳塞维茨心禁不住紧张起来。

“展开战斗队形，准备作战！”普鲁士指挥官下达了命令。

克劳塞维茨看到，普鲁士的战斗队形原来是把整个部队由纵队改变成方形——这就是普鲁士引以为自豪的所谓线式战斗队形。同时，旗手、鼓手、笛手和号手，站到了队伍的前头。指挥官一声令下，他们就吹奏起来，整个队伍也就在毫无掩护的情况下挺立在战场上，以齐射火力向对方发射炮弹。整个队伍就像一架绝对盲目服从的精确的机器，迈着齐整的步伐向前挺进。

敌人呢？克劳塞维茨在寻找着敌人。他心里在想：站在对面的也该是一个线式的战斗队形吧。两个线性战斗队形相对撞击、射杀、冲打，这就是战斗了。可是，在他们面前，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敌人。

原来，作为敌人的法军早已废除了线式战斗队形，而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散兵战术。克劳塞维茨仔细观察，发现在一些树木后面、葡萄园中，时而闪现出着深蓝色军装的法国人身影。他们在暗处向普鲁士军队射击。他们的枪弹、炮弹轻而易举的射中了显露在平坦大地上的普鲁士方阵，使方阵中成排成排的士兵倒下去，牺牲了。而普鲁士军队却很难射中对方。在一个据点射击了一阵以后，法军就迅即在那里消失了，普鲁士军队全力扑向那里，却扑了空。

就这样，一场战斗下来，克劳塞维茨所在部队死伤了三分之一的士兵，而法军的伤





亡要少得多。

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的克劳塞维茨，心情很不平静。这个10多岁的少年心头生出了一个一时解不开的谜：法军可以分散在暗处向普军射击，而普军为什么要死守自己的阵地，在明处直挺挺地给敌人当射击的靶子呢？难道能让这种中看不中打的战斗队形千秋万代地传下去吗？不，绝对不能！

带着这个谜团和心中的忧虑，克劳塞维茨长到了21岁，时光已进入1801年。这年秋天，已是少尉的克劳塞维茨被送到柏林军官学校去学习。

到军校学习，是克劳塞维茨神往已久的事情，别提他有多激动了。是啊，等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一些心头的谜团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于是，他带着好奇、带着兴奋、带着使不完的干劲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

学校还未开学，他便读完了菲希特的《纠正有关法国革命的评论的文稿》，康德的《论永久和平》等书。开学以后，他更是聚精会神地聆听教授们的讲课，兴致勃勃地参加实地演习，兢兢业业地完成各科作业，晚上常常干到深夜。

在军校里，克劳塞维茨最敬重、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校长沙恩霍斯特。这位心地善良、满腹经纶且见地深刻的老校长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帮助。他俩结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两年的军校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克劳塞维茨以最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在沙恩霍斯特校长的推荐下，由国王任命为普鲁士王子的副官。

一个无名的区区少尉居然一跃而置身于悠闲而迷人的宫廷生活之中，这在一般人眼里，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可克劳塞维茨却无意于此，他仍时时被少年时代的谜团困扰着，发誓要在实践和理论上改革普鲁士的军事。

机会终于来临了。1807年，沙恩霍斯特被任命为普鲁士军事改组委员会主任。他一上任便火速招来克劳塞维茨，让克劳塞维茨协助自己进行军事改革。

“太好了！我觉得早该有这一天了，普鲁士军队一天不改革，国家就强盛不了。”克劳塞维茨激动得面红耳赤。

从此，这老少二人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军事改革之中。改革征兵制度！改革晋升军官制度！武装民兵！这一个个改革方案令人耳目一新。



以赫尔莫特·冯·毛奇将军为首的普鲁士总参谋部长，计划对法作战已经有些日子了，普鲁士的调兵计划执行得像时钟一样准时，其中包括用铁路将数十万兵力运往普法边界。





然而，在普鲁士的贵族地主眼里，克劳塞维茨他们的军事改革是“越轨”行为，是“鼓动小民造反”。于是，一次军事改革事业就这样被扼杀了。

改革的夭折，使克劳塞维茨十分难过。但是，他没有气馁。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军事理论的研究。

39岁那年，克劳塞维茨担任了柏林军官学校校长。学校较多的空闲时间给他实现献身军事理论研究这一宏愿提供了良好时机。在这里，他开始广交宾客，获取养料。在这里，他结识了黑格尔，对他大感兴趣，并深深折服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浩淼幽深。

一天，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能否将黑格尔的哲学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研究呢？

仿佛在黑夜里看到了烛光，这个念头给他带来了光明，给他增强了信心。

从此，在妻子玛丽的协助下，克劳塞维茨每晚都坐在漂亮的写字台前，点上蜡烛，打开书本和地图，在纸上奋笔疾书。一生的军旅生涯，一生的困惑迷雾，都被融铸成文字跃然纸上。

为了更好地进行军事科学研究，他还系统地研究了过去一些时代的战局。为了使战局活现出来，他与玛丽一起对每一战局都绘制了地图，画出了进军和撤军线路图，标上战争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有的还在旁边作了批注。地图和书籍占满了他的房间。

克劳塞维茨在柏林军官学校当了12年校长，却有10个以上年头用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在这10多个年头里，他的军事研究和哲学学习是同时进行的。辩证法，辩证观念，在他脑中活跃起来，他要把他的军事著作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军事辩证法著作，这可是史无前例的呀！

他研究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争决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隶属于政治的”，“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他研究战争中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辩证关系。“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要想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该使用多大的力量。”

他研究着进攻和防御的辩证法。“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进攻虽然带有突然性的因素，但这种因素多数仅在短时间内起作用。”“防御时不仅依靠良好的军队，而且也依靠全体人民的协助。”他的“人民战争”思想，后来也成为军事理论宝库中的珍品。

正当克劳塞维茨醉心于他的研究之时，命运使他再一次走上军人的岗位，他不禁仰天长叹：“怕是再没有机会重新从事这项工作了。”

此时的克劳塞维茨已经51岁了，两鬓花白，国王的新的任命迫使他放下要做的事





情，重返战场。可是，他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弹下，却被无情的霍乱病夺去了生命。一个军事理论的伟人倒下了。他被无声无息地埋葬在古老的军人公墓中。

克劳塞维茨去世时，《战争论》这部稀世巨著还没有完稿，但它基本上已经写成了。后来，他的妻子玛丽把毕生精力投入整理出版丈夫的遗著上。半年后，克劳塞维茨的10卷本《关于战争和作战的遗著》（简称《战争论》）的第一卷出版了，其他各卷以后也陆续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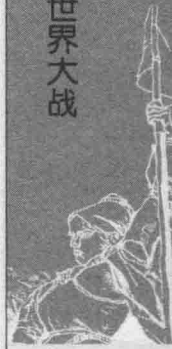
《战争论》一经问世，便轰动整个世界，有人预言：“下一个世纪的武装冲突、战争和革命都将同《战争论》这部巨著有密切联系。”不错，它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引用过这部著作中的一些观点。列宁曾经向部队中的青年指挥员推荐过这部著作，毛泽东在抗战初期，也曾专程托人到重庆去买回这部著作加以研究呢！

1870 年色当战役

1870年7月1日，西班牙《回声报》披露了一则消息：西班牙政府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干预下，与担任西班牙摄政的普里姆元帅秘密达成协议，由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消息传到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极度愤怒，他认为这是俾斯麦有意造成使法国腹背受敌的局面。此时的波拿巴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正在积极寻找与普鲁士开战的时机，来延长其统治的寿命，因此他激烈反对，并以武力相威胁。一时间，莱茵河两岸战云密布，迫使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收回了成命。但是，波拿巴并未满足，又派法国驻柏林大使去晋见正在埃姆斯温泉休养的威廉一世。要求普王保证，永远不同意利奥波德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加以拒绝。但离开埃姆斯时，普王在火车站对法国大使表示，此事在柏林还可以从长计议。威廉一世将上述情况用电报通知了俾斯麦。

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后，于1864年和1866年，先后打败了丹麦和奥地利，实现了北德意志的统一。但南德四个邦由于法国作梗，还处在北德意志联邦之外。为扫除完成德国统一的最后障碍，俾斯麦也在积极备战，寻找机会与法国决一雌雄。当他接到普王的电报时，正在家宴上与总参谋长毛奇、陆军大臣罗恩策划对法战争事宜。读完电报，他喜形于色：“战机来了。”俾斯麦问毛奇：“对法作战有全胜的把握吗？”毛奇回答：“有把握。”于是，俾斯麦拿起笔修改了电文。将原电文中“在柏林从长计议”一句删去，加上了意在刺激法国的话：“国王陛下以后拒绝接见法国大使。”并命令值日副官转告法国大使说：“陛下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正如俾斯麦所预料的，这份电文的公布，就像是“斗牛场上挑逗公牛的一条红布。”路易·波拿巴按捺不住了，1870年7月19日，





法国向普鲁士下了战表，俾斯麦如愿以偿。



1870年8月6日，普鲁士第三军团12.5万人攻打沃思特，法军顽强抵抗，麦克马洪麾下的骑兵英勇出击，延阻了普军的进攻，但普军还是获得了胜利。普军的这次胜利使他们打开了挥师巴黎的通道。

8月1日，法皇路易·波拿巴亲统大军出征。8月2日，普法战争正式打响。由于普鲁士对这次战争精心筹划，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当天就给闯进德境的法军以迎头痛击。法国虽然是仓促开战，但也表现出传统的勇敢精神，尽管几战皆败，但双方损失都很严重。8月12日，波拿巴看到形势不妙，就匆匆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自己则逃往夏龙与麦克马洪元帅会合。此时的巴赞部队已在普军三面包围之中，8月15日，马尔斯会战，双方不分胜负，各损失1.6万多人。8月17日，巴赞部队又与普军激战于圣普里伐特，战斗异常残酷，是普法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普军死伤2万人，法军约为1.3万人，还有500多人被俘。巴赞被迫撤入麦茨要塞，仗才打了半个多月，法军就被普军分隔两处：麦茨和夏龙。此时的路易·波拿巴很想逃回巴黎，遭到政府和皇后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战争的失败引起巴黎人民的革命，命令麦克马洪去解麦茨之围，路易·波拿巴随军前往。法国政府在给麦克马洪的电报中写到：“如果您离开巴赞，巴黎将发生革命。”麦克马洪只得临时将骑兵、步兵、海军陆战队、难民、游击队组成一个军团，准备兵进麦茨。这是一支杂乱的武装，许多士兵都是临时学习如何瞄准放枪的。8月23日，麦克马洪率全军向麦茨进发。当时，普军还不知道麦克马洪的去向，8月24日，从俘获的法军文件中才发现，麦克马洪似乎正拟援救麦茨，毛奇立即下令抢占默兹河渡口，并派兵尾随其后。当麦克马洪发觉普军两个军团已经阻挡在他前进的路上便放弃了原来计划，而命令全军向米齐里斯退却。8月28日，巴黎来了一份急电，要求麦克马洪继续向麦茨进发。这种反复无常的命令，使法军丧失了士气。麦克马洪只得又折返麦茨。8月30日，正当法军士兵吃饭、马匹饮水之际，遭到普军的突然袭击，这次奇袭法军死伤5000余人、42门火炮。麦克马洪感到再也不能继续前进了，于是命令部队退至色当。麦





克马洪神情严肃地对部下说：“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虽然如此，情况还并没绝望，在我们面前的敌军总数不过六七万人，我们使他们逐入默兹河中。”正是由于对普军兵力的估计错误，使他受到了惨败。而毛奇看到法军移师色当当时，一边观察地图一边得意洋洋地说：“现在我们把他们关在一个老鼠笼子里了。”

9月1日打响的色当战役对法军来说是一场灾难。麦克马洪在巴泽耶战役中受伤，而前方，20万普军正从北、西、南三面扑来。法军已无路可退，要么背水一战突破重围，要么向普军投降。



法军退至色当后，已溃不成军。此时的色当补给也极为缺乏，所存口粮不足20万份，虽有一列火车装运了80万份口粮，但因遭到普军炮火的袭击，尚未卸下就奉命退回了米齐里斯。事实上，也只有麦克马洪一个人，认为法军可以在色当立足的。色当城的地理位置好像是放在一个托盘中，摆在人们的面前，可以看清它的街道，几个巨大的建筑物和教堂都显得特别醒目，站在高处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军的营地。毛奇不相信麦克马洪会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之下，甘心接受会战，他认为法军会乘着黑夜，撤出色当，退到米齐里斯，可是麦克马洪却停留下来。

9月1日凌晨，大雾弥漫在色当的上空，像帷幕一样遮住了一切，四处静悄悄的。在这迷迷蒙蒙的世界中，一切似乎是那么祥和安逸，仿佛一切都不会发生。然而，就在这大雾底下，一场大战就要发生了。随着雾气刚一消失，普鲁士军队的700门大炮一齐向法军阵地开火。轰隆隆的炮声，震耳欲聋，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到色当城里，到处燃起了炽烈的大火。

此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和首相俾斯麦都来到了前线，他们站在离色当只有3公里远的一个小山上，用望远镜观察色当的情况，毛奇、罗恩及参



图为在色当与普军激战的一名法军军官。





普、法两军激战色当。



谍部人员站在一旁。

在普军强烈的炮火攻击下，法军损失惨重，遍地堆积着血污的尸体，弥漫在空气中的是烧焦了的尸体的味道。仅半天的时间，法军死伤近 2.5 万人。麦克马洪在巡视战况时，被弹片击中，受了重伤，于是他把指挥权交给了杜克罗特。杜克罗特立即采取行动，他对手下说：“我已经奉命代理总司令，我们不能再丧失一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应该立即撤出色当。”他的参谋长向他建议说，应该先向皇帝报告，杜克罗特却向他怒吼着说：“不要再提皇帝了，就是他使我们陷入这种窘境之中。”可是还没等他实施自己的计划，就又出来一个总司令替代了他。

激战后的色当要塞。



还是在 8 月 30 日，戴温普芬受巴黎执政的巴里柯指派来到色当，任第五军军长，怀中还揣着接替麦克马洪任总司令的急件，但他始终未露，当他听说让杜克罗特代理总司令并下令撤退时，不禁大怒。他从口袋中抽出巴里柯的授权状，宣布他自己是总司令，并通知了杜克罗特，下令停止撤退，并向皇帝报告说：两个小时之内就能把敌人赶入默兹河去。然而普军的炮火十分猛烈，从地平线上的每一点上，都有炮弹射来，弹片横飞，血肉四溅，没人骑的马在四处乱窜。尽管法军总司令三易其人，但士兵们还是在抵抗着，





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俾
斯麦与拿破仑三世。

几次想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包围，但都没有成功，只有一个名叫格里费博的亲自率领一小队人马奋勇冲杀一直冲到普军预备队的位置上，并高呼着“皇帝万岁”。普军指挥官为他们的英雄行为所震撼，命令停止射击，放他们过去，并向他们敬礼。

色当战役结束了，拿破仑三世否决了将军们提出背水一战的提议，打着白旗离开了色当城，去向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投降。





下午1时30分，戴温普芬向皇帝送上了下面的签呈：“陛下，我决定实行突围，而不愿意在色当城中做俘虏，我要求陛下加入到你的军人之中，于是他们可以获得为你打开退路的荣誉，而更加奋勇冲锋。”正在色当城中的路易·波拿巴，接到这个报告后，把它放在一边，连看也没看。此时的他已决心自己接管最高指挥权，并打算好立即向普军投降。下午3时左右，路易·波拿巴在色当中央的塔楼升起白旗，向普军投降。



俾斯麦迫使法国临时政府接受普鲁士的全部条件。

毛奇第一个看见色当要塞上颤悠悠升起一面白旗。他马上对龙萨特·马·舍伦多夫上校说：“你去了解一下情况。”晚上不到6点半钟的时候，上校回来了，他说是拿破仑三世亲自树起的白旗。跟随他来的一名法国军官带来了拿破仑给威廉一世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亲爱的兄弟，因为我未能死在我的军中，所以只得把自己的佩剑献给陛下。我继续做陛下的好兄弟。”俾斯麦以国王的名义口授了答复，表示接受拿破仑个人的投降，但要求法国方面任命一名军官进行有关军队投降事宜的谈判。当天夜晚，两名法国高级将领文普芳和卡斯特尔诺同俾斯麦和毛奇在唐谢里碰头。他们试图削减普鲁士提出的投降条件，但没有成功。毛奇指着地图向法国使者说明法国人的绝望处境。俾斯麦强调指出，普鲁士要求保证将来永远不再遭受法国人根深蒂固的猜疑和嫉妒。文普芳回答说，只有宽宏大量的和平才能是持久的。可是普鲁士首相不让他抱有任何幻想。“人们可

